

困學紀聞卷六

後漢王應麟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一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呂祖謙有春秋真解十卷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

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
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
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

程伊川有春秋傳表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
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
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
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
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
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

劉向字伯章大程門人有
春秋傳十二卷
葉夢得亦有春秋傳十二
卷致三十卷識三十卷

陳傅良字止齋有春
後傳十二卷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奉
以人有春秋集傳

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
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
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
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
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
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
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
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
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
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
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

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
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
蓋闕疑之意若據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
徧舉四字以為書說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

聖人特
筆哉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
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
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
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
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若據按胡傳
以為侵六十七而書伐者至於二百

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

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
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
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
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
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
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
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
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謂
以物求平

恐不
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

陳振孫云春秋集傳卷
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
事吳郡陸質伯淳採
實本名淳避憲宗諱改
焉

蘇氏由有春秋集傳卷
七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
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
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

屬僅有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

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

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

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

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若據按三禮二字疑不可曉反覆窮思似是修爲二字實諸公

羊傳疏頗合因自笑曰邢邵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
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
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
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
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
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

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
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此事觀之履霜堅冰之

薛季宣字子龍永嘉人
春秋經解十三卷指要三卷

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

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

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

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

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

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

書之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口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若據按成王封伯

禽有史有典策典策春秋之制也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

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

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

今算不入食法若據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有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乘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詳見余潛正劄記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一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

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

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

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

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若

姜炭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為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其公其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為然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

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

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

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

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

日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

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

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

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

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

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

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

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

存多方字彙直法陸人春
承經解十二卷本例要三
十卷

珠長方言齊之吳郡人

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蛾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蟻爾雅食葉蟻音特。爾雅蜚蟻肥蟻郭璞注蜚即負蟻臭蟲劉歆曰負蟻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澗行

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蟻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

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若璩按晉

袁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若璩按鑄工安民李仁父長編

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

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卽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卽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孛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孛星三見則孛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孛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孛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孛矣

齊有孛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孛見西方在衛鞅入秦

春秋意林卷劉原父撰

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春秋通旨一卷胡安國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卷其子守所輯也
此二條在第九葉下誤寫在此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王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王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櫟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其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杜正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于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若據按今繁露例兩作辭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按攻媿樓鑰號謂

真得夫子心法

何校本云達吉疑作達占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

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

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若據按藝文類

聚亦載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

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

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

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

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

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若據按文學曰當作丞相史曰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

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

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

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爲不義而以賂

免取宋郟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未

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

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

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

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

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爲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

矣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若據按杜註五伯本服虔來見

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郤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穆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若據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孫之稱者有作序史論焉
在漢大者視高作唐鑑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
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
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
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
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

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

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

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

濟之議乃其始也若據按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
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

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
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

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
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
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
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
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
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
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
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
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
上諡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附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
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
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
參用其說焉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

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

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

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
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
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
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
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
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遠啓疆之召而後
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
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
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

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
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
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
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
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
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
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
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
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

隨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闕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

十一事

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爲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爲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若據按賈逵雖

明劉氏爲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恆星不見爲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

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謚在春秋之初

若據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之謂特謚爲文也計必有秀慧之質辰雖之才者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

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七四

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爲非謂

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降殺以兩

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

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

無用樂舞之儀

若據按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爲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

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爲

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爲叔父穆天子傳

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

若據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

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若成叔之邑以成爲謚不知下文稱若成氏晉語稱若成叔子左傳若成叔傲甯殖曰若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名

名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鱗言武王兄

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十五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

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

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

鱗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

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

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若璩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明十六人何以云成鱗十五人當為正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

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

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

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

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

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

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

人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

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

六經言皆不子於婦
人亦不主於夫難

陳直齋云春秋分記九卷
即州教授眉山程子說伯剛
撰以春秋經傳併做司馬遷
書為年表世譜歷天父五行
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
周書而及諸小國春秋皆
次之時有可論者明成一
學

閏於相掣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

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

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

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

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

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若據按春秋長

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是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

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

一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况

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氏

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

一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

一顛軫者蓋冀戎前此號公敗大戎于渭濱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

自有冀邑冀缺為卿復與之冀若據按杜註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其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

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

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

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爲本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益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

陳無已有焉

若據按富而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若據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

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母

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母

曲隄毋貯粟無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

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

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

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

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

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

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

張知白仁宗初宰相謚文節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逃而失道與公相失
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
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
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
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
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
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
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

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
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
也劉炫云鄭爲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
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三月見東方朱文
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
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

孟子注引苑宣
子豫焉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
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
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

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

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與治為魏烈

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若據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何肥瞻告念頃得宋

槩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歿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

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擊節曰若果未歿賜諡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為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槩本真寶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

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諡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

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

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

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

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

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

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

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

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

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

何義門所見之序子罕見之蓋宋槩本文字互有異同未可據以衡王而據本之必誤也春秋三百四十年夫書謚見于傳者多矣謚皆出于君賜然未有書某君賜某人謚曰某者或以其市例不書也唯此兩人以未歿而賜謚特志之此左氏特筆何闕之若殆好異而未深思耳相臺宋氏本亦有未書

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
 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
 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丹文穎注以子丹為子罕
 皆所未詳若據按韓非子外儲說右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
 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
 與田常事宛似自屬誣罔然王氏竟未讀此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
 行者故為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
 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天者理而已以萇弘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

孟子云有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論其非不能勉其居
 修德以回天而後動天亦欲
 恃地理以固守此所以犯

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

也趙氏震揆曰左氏之書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
 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
 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所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
 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黜將長蔡於衛衛侯使
 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

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
 黜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若據按盟
 與會不同

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固
 在衛上盟在臯黜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析猶未精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
 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古重
 世族

故命必
 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
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
巨海爲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
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
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己春秋

論謂孟門卽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

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若據按胡融明曰唐文城縣卽
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

近胡歌杜註以爲晉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
槽山也余禹貢雖指冀州壺口下濬甚詳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
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

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

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若據按鄭氏註檀弓
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
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止子鉏擊之與一人

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
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并有才樊遲爲右有

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疆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

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考春秋釋例曰使以行

予見倪士誠書稱釋義
未父子集注云是拔字
又引吳氏程云拔皮八反
俗本作枝誤乃知厚齋所
見心俗本非考亭之存非

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
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
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
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青闈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若據
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為嘉熙四年庚子

故猶試國
子監也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七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
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
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
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

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

矣

若據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
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註非無因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
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

崇讒聲相近

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
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
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
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
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原父謂左氏雜
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
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
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
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爲太官公羊
爲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

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
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
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爲舜後虞思按左氏
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若據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

頗悉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龔會稽山一曰
九江當龔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
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鸚
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
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
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日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奧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下與說文同其卽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若據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何妃瞻曰詩文中誤用事有

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

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

之言其先後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眾說苑載

祁奚救叔向以樂盈為樂達若據按史記樂盈皆作樂逞避
惠帝諱也樂達二字乃樂逞傳

寫之訛非說苑本然
王氏偶未契勘及此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考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

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

也若據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干肅亦以
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

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

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

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

對見談苑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

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習臆塗竄以合詞

章見晏元
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定

也若據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
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

鳳翔時所作議論夙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

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駢送賈

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

程大昌考古編十卷續編
十卷見書錄解題

書錄解題左氏持議三
卷言禮儀操方授徒時以
作又在氏說三卷言禮儀
操在氏多而發明而為
文似亦講說門人所鈔錄
者

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
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
韓曰成臯號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
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
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若據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口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湍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是成臯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
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
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
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燬也
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
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
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
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
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

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

地出顏氏家訓若據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齊惡非石惡也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

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

或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

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羸

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

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

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

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

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

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

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

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若琛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異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

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

楚之興也筭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

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

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貢父詩云

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

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

不絕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繆矣

孫卿言希韓四明人唐
乾寧四年進士始尚楊孟
之書有文卷一卷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
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
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
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
也

孫卿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
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
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
常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

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

天道若據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

無勞著述皆理學精言尹
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
違天平息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
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
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
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

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
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
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

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見吳語韓王成之仇未報則

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旣入而逃

賞漢業旣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

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

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

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

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爲次矣不當以功

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

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

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

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

入郢勞冒勃蘇羸糧潛行上岬山踰深溪蹠穿膝

暴七日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

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

滿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

勞冒勃蘇卽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

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岬

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蹙沙石蹠達膝

子房非真能報特者都
生請立六國後子房特
阻止之韓之不祀子房
与有力焉

子滿勞者楚之訪冒者皆
之訪印古文申字勃蘇也
首尾相近

曾鞠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跼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
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歿以
左氏考之卽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
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
之風而師法之歟

雀立元板
作鶴立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
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禪竈言鄭之將火或
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
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
人以人占天

鉏麇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
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
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
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
爲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
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
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祕書丞
蔣繼周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
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
獻言自景定

若璩按理宗在位三
十六年庚申改元

後枋臣

按枋臣謂
賈似道

欲抹殺

志
從因事見渭南而撰墓

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

按景定五年

彗星宮中見之乃

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

按度宗咸淳八年

地生毛明

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

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若璩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

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

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

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

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

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鱣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

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

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

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

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

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

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

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

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

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

自古未有君有道而過殺者聖人
春秋於弑君不稱君者其失道及
禍以滅國也人君當行道以保其國
也唯聞古盜賊不乃君其君故直
稱君身也五運達營蘇非而云

述其有罪者與此同例班氏
人未於夫國之君皆列下等之末
秋之末也此其不明遂有止國
而後於其臣女明莊烈者
稱其不道非宋滅晉之罪也齊
晉之罪居一毫自不可掩也齊
若知齊行非罪不先誅齊莊
二君豈不誠名道哉古之聖賢
其其君之正美不止於此也
後書之敘次之聖賢專其君
有臣而名居於末補過漢滅
項之凶

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戮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正之禁者

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

其有魯宗人之風乎若據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婕妤為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為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

畧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

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

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

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莫弘之樂文

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若據按奔楚為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

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

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若據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

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

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

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

非昔矣

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

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若據按馬公驢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

曰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

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叒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若據按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未故以為

名布于文潛陸務觀云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

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

學也

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又以五十矢為東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眾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

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芊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

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

曰人惟求舊若據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正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荀黃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云國語非正明作有

一事而二文不同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正氏太史公稱左

正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正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

明甚左氏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

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

鄭漁仲云左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

氏世為楚史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若據按黃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

晉而知楚是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

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

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

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

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

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

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同云更

其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

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

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三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

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

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

孫圍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

今本國語作王孫圍唯明道二年刊本是國字胡氏似誤以武子為鞅也

任舉稱鄭之子非若細
雖見楚注

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致堂作子產傳曰國
僑非也若據按子產之子

鄭語依啜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黃水

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

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

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

河則上文當作華 若據按此證致精未嘗儀反以鄭
注華字誤誤矣 何記瞻曰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晉語竇犇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

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

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

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犇字通鑑外紀於周敬

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犇對簡

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

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

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若據按東坡續楚語
論即東坡非非國語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

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

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若據按戰國策臣請三
言而已矣蓋一言臣請

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

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若據
按寧

元實錄亦有非國語
生之弟也

宗在位十四年戊辰 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

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

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

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

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

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

之三尺曹哀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

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若據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顏而上色者

忍醜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

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若據按嘗

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

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

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

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

不幸若據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

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

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

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

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而淮南子以數雜

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

作數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臯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曹

大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畢子贊禹甘生相秦畢與臯同林少

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

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若據按伯益為臯陶子亦見高誘注呂氏

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

發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

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莒婦投紵復其夫之讐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

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

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諛

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

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

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
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
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

之寤生

若據按周書寤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于註云言夢為紂所
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于參以說
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
生者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雒之謀

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淦

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

若據按何紀瞻
傳明道二年刊

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當日
所引本同今流俗本盡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

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

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

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

反而不繙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

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果私言

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

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

變太宗之制則亂

夏有典則尚云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

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

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

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若據按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

之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

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

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此大夫稱主也

若據按盧六以曰魯語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

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廿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

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

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

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若據按周禮主以利得民註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困學紀聞卷六

閩西諸志主編本堂謹啟
中書曰夏氏精學書樓校印

困學紀聞卷七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
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
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
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
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
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纂例

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賸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若據按盧六以日索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

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

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

若據按高宗紹

年興八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

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衰乎

葵止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止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

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

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若據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

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

宋仲幾不受功，義字當從漢志作衰。音初為反，衰差也。與左

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若璩按見隱五年。化我。按桓六年。

行過無禮謂之化。樵之。按見桓七年。漱浣。按見莊三荀將。按文十五

竹篋曰筮，不與下為字連。詐戰。按倍三十二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往黨。

按文十三年黨所往殆。按襄五年殆疑，也不與上往字連。于諸。按見哀六年。累。按見桓

按見桓五年。如。按見隱二年。枹。按見成二年。之類是也。鄭

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按見媒氏。疾為

戚。按見考工記。麋為獐。按見畫地。漚曰淩。按見儀氏。椎為終葵。按王人當作終葵為椎。手

足擊為馘。按見弓人。全菹為芋。按見士喪禮。祭為墮。按見士虞禮。題肩謂

擊征。按見月令。滑曰澠。按見內則。相絞許為掉磬。按見內則。無髮為禿，楬

按見明堂位。棟為相。按見樂記。殷聲如衣。按見中庸。祈之言是。按見緇衣。之類是

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若璩按王氏引

何休註為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十年疥，莊二十四

年餓，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墮，昭二十一年困，諸皆齊

人語也。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

命浩酒曰滌，圍師云齊人言鉄樵之樵，蠲氏云曰齊魯間謂畫為蠲。考工

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柯斧柄為柅，士冠禮云齊

人名蒨為鞮，鞮聘禮云萊陽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為管者，檀弓云居讀為

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廕，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為

紒，又云紀莒之閒名諸為濫，又云東海鮪魚有骨名乙，在目旁，樂記云齊

語稱製為繩，雜記云齊人呼卷為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束為緘，繩緇衣云資當為至齊魯之語。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

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若據按墜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爲證

秦自殺之敗卽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若據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殺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

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食貨郊祀志石 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

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

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

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

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

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

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

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

差今不可考若據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辛歲月辨一篇生主

子三統術推之魯襄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庚子月廿二日也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後以年月逆數果在左氏所服說之合史記作二十二年或從傳寫誤一為二年

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胎合余亦推以歷歎為定論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

石尚歸賑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

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蓋杜

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某或作△出穀梁注鄧△地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

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

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漢書但云魯學若璩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世錄趙氏損

益義云然盧六以△宜補入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

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會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

案夢得有論語釋言序卷
惠和居云釋居宅擇也擇
宅而居之是宅有擇也
文作宅訓若擇以通孟子亦
擇地以居為簡擇

胡寅字明仲致堂有
論語詳說二十卷

王質字景文汝陽人

為是

若據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廟當於廟庭上廣而為十
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并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

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并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
或以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
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
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

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
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
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乎賦匪仁里其焉宅今匪義迹其焉追注引
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
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
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

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

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
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之諸
字若據按此尤與子
夏舜有天下選於眾舉阜
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未故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
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夸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

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

乎邵子之言
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說文續古文作廣是續有庚音与棠音相近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若珠按直

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與論語未行申棠元板作申棠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后項橐相近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

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
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
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
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
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
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
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
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卽谷神不
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
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
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
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爲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
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縣 若據按宋
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
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
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王無咎字補之嘉祐三年
進士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
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未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
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
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
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此孔子對定三德尹氏加則
字正合告君之義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
君以忠東澗若璩按東澗湯漢號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
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繪也側基反而釋文
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

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
多誤爲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糸旁才
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

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纁禮練衣黃裏練緣練冠麻衣練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纁則緇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人爲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緇爲緇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予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

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
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
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
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
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
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
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
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
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
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

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
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
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
戒

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予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
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
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

秋繁露

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

周書武寤篇

若疎按當作和寤解

尹氏

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

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

時

若疎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為即仲舒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夷有若南宮括即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

康成註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郊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

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

之子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若疎按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毅叔服所謂毅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孔墨並稱始於

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

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

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

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

陽篇未詳何書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

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跡世俗殉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其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

用樂記區萌字音勾

朱文

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

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

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

爲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

表變号黎齋慶元府人陸象山其弟

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

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

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乙酉二月夢前

幸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若據按乙酉爲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與韋孟夢爭王室何異。

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惟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

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

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

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

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

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

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

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

幸輔輔謂陳宣中也

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攷左氏傳邠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

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

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

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

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若據按無垢張九成說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

安貧賤之語

張九成有論語集注卷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

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惑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

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

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

矣當從舊說愚下何按本有謂字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商君傳

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

王元澤字元澤安石子也
論語解十卷

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若據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王十六年癸亥

後七年莊王卽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三相三去之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正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

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

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

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

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

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

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

其人與

若據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瑱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

非以狂狷爲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

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

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若據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爲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

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

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

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若據按五當作七記必爲之

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

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子貨

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擬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

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

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

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孫考昭示兒編二有說

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

家而無虞翻注

有虞翻傳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宋史藝文志有馮椅古考後科注一卷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

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

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

所載刊誤亦無之

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

司馬光古文考後指解一卷范祖禹古文考後說一卷俱見宋史藝文志

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若據按忠肅名適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

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若據按鄭氏乃小同註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微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蒙齋

孝字从老考从老判並兩字豈可傳會宗人亦講二書者此安說

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委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委若據按蒙齋袁甫號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韋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
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
文曰侍郎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
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
代宗

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
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
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
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七

困學紀聞卷七
閩西蔡先生曰本義謹按
中書曰氏蔡書樓校物

困學紀聞卷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之詩致

吳才老以下二書大字

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河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

齊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

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若璩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

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

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

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伏生傳未可非

此見文選卷中任序并奏彈中
案宋篇又卷三九江文通注建
王上書引孟百曰墨子兼愛摩頂
致於踵初天下為之制也曰致至
也建趙劉兩家本皆注致於至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

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攷

楚鬪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

西之爲曾申無疑

若據按此是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邴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

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
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
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
是觀之

棄禮捐恥

若璩按賈誼語

秦所以敗恥尚失所

按子寶語

晉所以替恥

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
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景公
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潘水李氏曰初北地郡
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若璩按魏無北地郡

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卽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
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

端朝

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

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
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
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若據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

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若據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錄所遺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若璩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

地續

老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孟子

一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若璩按何此瞻

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首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

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

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

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見宋志此作謹者避唐宗諱

宋史藝文志有孫奭孟子正義三卷而無正義正義果非宣之作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
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

黯若璩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
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語實云詳見余潛止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

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

也若璩按晉傅爭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

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

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

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美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

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

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編素之

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

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若璩按董公
公遮說漢

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
天下二十九年壬辰陳涉
起兵計漢一者履十二年
殺之五帝尤佳

王之言類漢書始得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

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

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

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若據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

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痒痲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

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

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闔不涵養

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

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

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

乎若據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

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

欺此存亡之判與

若璩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歌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

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

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

不同若璩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

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

之使思唐與政若璩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

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

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

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

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

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

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

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

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

趙注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廉者招福二句今在正義蓋趙氏章指父

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若璩按嘗謂人知齊

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若璩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

天不能賤

宿於澮水經注云澮若璩按今本水經注作澮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澮中也俗以澮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澮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蠲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李昭玘字成季鉅野人
有未靜集卷

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若據按商鞅四

句出杜氏通典為君卿語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

漢志檢作欽、弓、受、對、古、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國、年、三、年、之、蓄、曰、不、足、由、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未、狼、戾、耳、周、氏、好、駁、注、獨、於、此、條、仍、申、注、義、教、嚴、王、氏、王、異、其、實、云、也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

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

乎若據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會收如何記書遂

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

一覽無遺前賢之讀陳以福州人書如此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

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汜國謂四極汜西極之水也府中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撫冢眊取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

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彗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四氣和正光照元板作四氣和為正光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為文學注二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

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

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

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

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

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已

之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

理也若據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正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傅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蝨蠖傳者也西京賦戎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蕞蕞字書不見枹檉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據按蕞蕞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蕞釋蕞蕞即上文之蕞縷璞註今蔡

縷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十慮亦有一失

檜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薙說

文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若璩按三

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薙以當酒茶事見史如此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蜺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若璩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李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爲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篆印署書及文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

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及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

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

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

敘改六爲八若璩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詳見余潛止割記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蠲其子孫之役

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若璩按彥遠名道東平人徵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敘字

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

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有闕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闕疏萬石君傳建爲

郎中令書奏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謹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闕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豐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穴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

探虎穴安得虎子書殘武殪闕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寧當論其六七乎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

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頌亂湯齊闕疏長發至于湯壹戎衣武成文啓指爲殘似據康誥齊毛傳齊如字禮

記孔子開居註首疏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為
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開居躋作齊音應故曰亂
云字經三寫為馬成馬則本文
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閔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滿
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為

魯以帝 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為隋閔疏事文
類聚漢以

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隹隋以
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走而從隋
避上則舉不從辛閔疏說文
舉字從辛

從自言舉人蹙鼻苦辛之
狀秦以舉似皇字改為異
絕下則對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
口說文云漢文帝

以口多非 實改從土 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絕閔疏晉書棗據
傳本姓棘其先

避仇改焉東晉傳漢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
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定文於六穗

之禾訓同於導閔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草六穗於庭犧雙觶
共抵之職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深委導擇

之勞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相如
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庭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觶共抵

之職不得云犧也其按史記載此書道
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禾顏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

為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子論語序云書以八
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董疏
莊子

云丁字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
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字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个

是無尾也 故曰亂真 鉤須失實閔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註即丁字有尾也
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

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為
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閔疏劉
向戰國

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
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玉藻龍卷
以卷字端而朝

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袞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
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觀禮皆作袞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

袞是也又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
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乎端聽朔則是

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
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

祁祁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淪萋萋與雲祁祁毛傳淪陰雲貌萋萋雲
行貌祁祁徐貌按淪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與雲祁祁耶雲當為雨

俗寫 隸體散亡 共守鸞聲之鉞鉞閔疏說文鉞車鑿聲從金
或聲呼會切詩曰鑿聲鉞

鉞俗作鑿以鉞作斧戍之
或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 鎖定銀鐺之名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
因司徒崔烈以銀鐺鑿

銀鐺大鑿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
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鎖三公殿 車改金根之目閔疏事文
類聚退之

子親性開爻為集賢校理史傳
有金根屯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之為來閱疏說文來周所受

瑞麥來麩一束二縫象芒束之
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

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阜令印阜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

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
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止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

共惑於三豕閱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閱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

歲時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
于臥室梁上頭與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
其臨益州也果然濬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
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傅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

文武之為斌閱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來

質備也從文配武過
為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閱疏易字

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也見說文
及韻補董疏存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詭

之以喻其變不疑也
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閱疏光武帝紀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呂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曰貨泉字文為白水
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

居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閱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

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
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謠云

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字似用張謠但以
儼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四十八

安取於桑閱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

祇後至健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者舊傳俗桑二十
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

七未足語世閱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駟家藏舊刻世有七年三十為世速達

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
說文世字從世三十并也音撤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也旁作七似七

字乃從世而曳長之不
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一家名雖俱在閱疏漢郊祀志齊桓

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一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
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一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閔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錯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

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誤存舟二

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

閔疏顏氏家訓庶從二間舟詩云庶之秬秠是也今之隸

閒之為航

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與書乃以舟在二閒為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為閏

閔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

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王為五字月為日字晉攻

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

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

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

不識隸古

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若據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條增閱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攢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

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若據按石湖范成大號

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

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

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

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

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

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爲邢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爲鉅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爲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丏百祿眉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壝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潘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通斬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

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若據按此亦具見王氏懷抱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荅吳斗南

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淙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

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
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此可爲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
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

歐陽公始

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
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業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
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
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
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

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
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
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
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
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夾溱鄭氏曰聲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
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
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
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

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
音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
弦爲善凡親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
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
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攷古編謂周

頤始有翻切非也

若據按音書止爲譬
況三句出顏氏家訓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後有郭知予等九人增加唐
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
人以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鶴山魏氏
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

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

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
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
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
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
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音呂靜放李登聲類
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
爲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
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

其術漸密

若據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
不合何校本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爲一條

左傳庶月登涉其格謂
以齊載其妻也庶謂以涉
為姓之誤

潛虛以蒐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古文韻蒐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

見孟

歸字有齊歸

見左

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

古有勇士賁育謬矣

若據按賁字為姓者音肥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撫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

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若據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鑑源

亦僅十六卷鏡為鑑者避翼祖嫌名也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說文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觿二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

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

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夔及囡皆字書

所無

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若據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

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勳作

急就篇沐浴揃城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城可以休

老亦作揃城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古音營如環

夜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

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

也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必謂文翁造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

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

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庾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

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

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若璩按吳文正謂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於

漢而樂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

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

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

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

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若璩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改經博士攷

之漢史文帝時申公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為博士

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為

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

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

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

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若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

評孝經孟子兩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頡

唐開成中唐孚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

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

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

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

鑱石也

若璩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權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

舊史紀云

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

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

官唐孚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

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孚度有九經字樣

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孚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

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

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

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陸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

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

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

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

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

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

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

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

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

宜書以自儆

若璩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詰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詰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

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

秋實史耳

舜臯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般見陸農師

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

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

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

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裴漢若據按後魏書

無裴漢當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

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

書按考之册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塵錄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

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

昺讐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

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若據按二禮亦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

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

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

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

期授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

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

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

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係乾圖漢含孽佑助

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

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

七緯一名見後漢書
美傳注實止卅五篇

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
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
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
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
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
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若據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

詳亦略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
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
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

此等元年公乃翰林學士上
疏論此事且言止始亦甚
與心後見于今
以推切中宗儒之病

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
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
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
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蠟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
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

見據神契

是以

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乎六藝論云自
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

玉璽、稱、夫子大夫、
事黃

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乎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諡孔子為乎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
若據按謂歐陽永叔 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 疑孟子。按謂李觀司馬光 譏書之

肩征顧命

按謂蘇軾

黜詩之序

按謂晁說之

不難於議經，況傳注

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若據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

命先一夕進彙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適英問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

農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

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八

閩百藝志生賜本乾隆戊
申吉馬氏敬書橫校物

上海圖書館藏

